

一位抗日飛行員的故事

· 蕭文 ·

民國二年，苑金函出生在河北保定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他畢業於中央航校第五期，分發到四大隊。他是在戰火中成長的空軍，他也是極少數從抗戰初期到抗戰勝利，一直在戰鬥部隊的戰鬥機飛行員，他是對日抗戰期間，小有名氣的飛行員。

他航校畢業時，正逢日本在中國燃起遍地烽火，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，他在南京上空擊落一架日機。

他最足稱道的戰役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，四大隊二十一中隊的三架霍克Ⅲ轟炸位於瀏河の日軍部隊，將近瀏河時，碰到九架日軍九六式戰鬥機，雙方展開纏鬥，苑金函擊落一架日機，突然感到飛機激烈



苑金函穿著中央航校學生制服。

震盪，身體很痛，一顆子彈穿耳傷手，腿上中兩槍，背上中五槍，痛得讓他喪失知覺。清醒後，發現飛機呈螺旋下降，從五千呎降到一千呎左右，這樣的高度已無法跳傘，他知道飛機受到重創，他忍痛，鎮定地將飛機迫降在羅店附近的田野裡。羅店為一中間地帶，國軍和日軍正在這裡進行拉鋸戰。飛機迫降時激烈的震動，震斷他的保險帶，人被拋出機外，頭上腳下插入泥土中，他昏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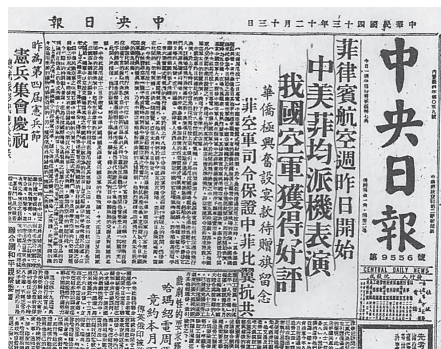
兩位農民看到有人拋落，跑過來，看到他的飛行衣都是血，滿身傷痕，顯然受傷不輕，他們回家拆下木頭門，當作擔架，將苑金函放到上面，抬到紅十字會的救護站。

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分會第一救護隊派駐在戰區，一位醫師與八位護士，他們穿著白衣服，手臂上佩戴紅十字的徽章。醫護人員看到苑金函受傷過重，需要送到醫院治療，設法將一個藤椅綁在兩根竹竿上，讓苑金函坐在藤椅上，由醫護人員抬著走到汽車站，準備送醫院治療。

不久，陸軍傳令兵過來告訴醫護

人員，羅店失守，部隊馬上要後撤，請他們跟著後撤。此時，苑金函剛清醒，聽到這個訊息，他告訴醫護人員，我傷勢重，不一定會好，不要管我，你們先走。醫護人員認為，他們的責任是救護抗日受傷的軍人，而堅持留下照護苑金函。一段時間後，日軍來到，救護隊醫生與護士告訴日軍他們是紅十字醫護人員，在救治傷患，日軍要調戲女護士，蘇克己醫師拿藥箱阻擋，日本兵開槍一陣狂射，醫師與護士全部倒在血泊中。苑金函傷勢很重，無法抵抗，他靈機一動，索性裝死，他的一隻眼睛受傷無法閉眼，日軍的一舉一動他看得很清楚。一位日本兵走過來，伸出食指放在他的鼻孔下，看看有沒有呼吸，苑知道要裝死到底，所以憋氣；日本兵發現沒有氣息，還是硬生生的在他胸部上刺了幾刀，他忍住不吭聲，日軍確定他已死亡。逐漸地，他看不到日本兵，也聽不到他們講話的聲音，他想日本人應該走了，他吃力地站起來，卯足全力跑離現場，血繼續從傷口流出，最後他昏倒在農田裡。

幸運之神再次眷顧他，一位農民發現倒在田裡，衣服上滿是血的飛行員，將他抬到家裡。他醒後發現躺在農舍裡，農民告訴他，這裡距羅店十



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
《中央日報》頭版頭條刊載
雷虎小組參加菲律賓國際航
空週表演實況與各界好評。

第三大戰鬥機大隊中方大隊長，中美空軍混合團是雙首長制，中隊長以上主官，設立中方主官與美方主官。空軍總司令部的一份刊物《中國的空軍》，曾讚譽他為「三大隊的神經中樞」。

這場戰役，他的左耳被削掉半邊，他的鼻樑受傷，頸部留下明顯的槍痕，被同事取了個綽號「牛鼻子」、「缺耳朵」。

五里，安全應沒問題。農民夫婦兩人商量之後，決定走水路，將苑金函送到後方，於是連夜將他抬到河邊，找了一隻船，送他到嘉定縣城國軍駐防地。後來有人問他，受傷如此重，如何有體力走這麼遠的路，他歸功於他喜歡運動，曾參加華北運動大會的田徑賽。



民國四十六年菲律賓航空週，我國空軍獲得好評，蒙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召見，後排左起為袁行遠、張復、唐毓泰、苑金函、王叔銘、羅化平、唐卉璋、周林峰、席德瓏，前排左起為劉蘇鍾、李學禮、蔣總統、許大木、梁龍。

」。此時民國三十三年中的中原會戰，在徐州與蚌埠間，他率領三大隊阻絕坂垣師團的前進。

四〇年代初期，空軍派人到美國受訓，學飛噴射戰鬥機，他們在美國看過美國空軍雷鳥小組的飛行表演，回國後，利用臺海偵巡任務回來時，在七股上空，以七股鹽田的格線為基準，練習飛行特技。空軍有人持反對意見，因為太危險。民國四十二年，苑金函擔任臺南一大隊大隊長，他熱愛飛行，而批准成立。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十四日，獲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授

旗取名為「空軍雷虎小組」。

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日，蔣經國總統准許到中國大陸地區探親。此時，苑金函已退休多年，住在臺南水交社。民國七十七年秋天，他在下雪前，前往上海，此時天氣涼涼的。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在上海羅店豎立了紅十字紀念碑，這座紀念碑如同平常一樣寧靜，一位個子不高、瘦瘦的、頭上白髮稀疏、沒有下半邊耳朵、臉上滿是疤痕的位七十多歲老人，捧著一束鮮花，在家人陪同下，慢慢走到這裡。他站在紀念碑前，抬頭看著這個紀念碑，眼眶濕了，臉上流下兩道淚痕，他默默地將鮮花放到紀念碑前，伸出枯瘦，滿是突起青筋的手，撫摸著冰冷的紀念碑。距離事件發生五十一年後，他從遙遠的臺灣來到這裡，獻上這束花，這是他第一次給為他犧牲的四位醫護人員獻花。他沉默良久，一句話都沒說，而後轉身離開。

